

人类精神的对话：《93年》

吕效平

-

一

《雷雨》最初发表的时候，是有序幕和尾声的。

在序幕与尾声里，周家残酷的悲剧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周公馆已经成了慈善医院，疯狂的繁漪住在楼上，侍萍还在照料着她的生活。两个孩子闯进这里，听见楼上繁漪弄出的嘈杂，很恐怖。由此引出了十五年前《雷雨》的故事。

作者说，“这种方法尤如我们孩子们在落雪的冬日，偎在火炉旁边听着白头发的老祖母讲从前闹长毛的故事，讲所谓 *Once up on a time* 的故事”。他还特别指明，序幕与尾声，应该配上巴赫的《大弥撒》。这首宁静的古典乐曲，“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的境界内”，当这个“残酷”、“狂肆”的悲剧结束以后，又会把观众带“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使观众的感情又恢复到古井似的平静”。

但是，3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人理解曹禺的这个苦心。人们立刻把《雷雨》理解在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理解成揭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戏剧。根本没有人愿意演他的序幕和尾声：为什么要把这个鲜明地回答现实社会问题的戏推到辽远的过去呢！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参加革命，为什么要“使观众的感情又恢复到古井似的平静”呢！

观众和评论家都认为，《雷雨》揭露了当时社会悲剧的根源，就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庭制度。

然而它的作者却宣称，他找不到这悲剧的根源，他说：“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的观念，直接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

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曹禺说：“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的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有三件事实：

第一，略早于《雷雨》，湖南的革命女作家白薇写了一部同样表现家庭乱伦悲剧的戏，名为《打出幽灵塔》。在这个戏里，作者不像曹禺这样感觉悲剧根源的不可把握，她明确地把一切罪恶归于这个家庭的父亲；在这个戏里，作者也不把悲剧当作辽远的事，不把她的观众升到“上帝的座”，而是坚定地鼓动观众参与推翻那个产生悲剧的制度。但是，这部戏在当时就没有《雷雨》那样的艺术力量，在今天除了文学史家更不会有人去读了。

第二，1942年，杰出的导演焦菊隐在桂林排演《雷雨》，确立主题要突出阶级斗争的观念，把周朴园明确表现为悲剧的根源。那次演出并不成功。而且，在《雷雨》的演出中，凡无视作者的困惑，以为把握了社会学的真理，把周朴园处理为罪恶根源的，演出效果都会受到削弱。

第三，在《雷雨》发表60周年之际，王晓鹰导演的《雷雨》竟以这样一场戏为尾声：悲剧结束了，所有的人物化为“塑像”，周朴园在一线追光中缓缓走来，他喃喃地念诵着周冲的青春的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周朴园不再是悲剧的根源，而是和剧中的年轻人一样，成了火坑里的泥鳅，或泽沼里的羸马。我想，周冲和周朴园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的轮回。王晓鹰的这个《雷雨》充满诗意，非常动人。

我究竟要说什么呢？

《雷雨》虽然长期被理解为回答实践性问题的剧作，并且实际上参与了推动社会革命，但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大于对实践性问题的回答的，或者说，是超越了实践性世界的。

《雷雨》是精神活动的产品。用董健老师的话，是“人类精神的对话”。

“精神活动”有时被用来指称一切人类的思维活动。但是在这里，我是把那些实践性的思维活动，即带有功利目的的思维活动排斥在“精神”活动之外的。例如政治策略的制定，军事战略的制定，投资计划的制定等等。这里所说的“精神”活动是与全部的实践性世界相对立的，是超越于人类的全部实践行为的，是非功利的思维创造。

这里所说的“精神”活动，是对人类实践世界的整体性的、非功利的思考、体悟与观照。

人类的实践行为已经足够伟大，为什么还要这种精神的活动呢？

因为，在实践性世界看起来一切绝对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有限的：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教育、军事……概莫能外。它们的有限性表现于两个方面：

第一，无论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教育、军事……的哪一个方面，或者，即使它们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根本解决人性的、人与人的、人与环境的难题。例如，恩格斯说过，人类在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立刻遭受自然界的报复。例如，法国革命的时候，人们天真地以为能够从此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但是不久有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人们以为从此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社会，但是，不久人们便深深地失望了；1949年，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根本消灭了社会进步的障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往往感觉又回到了起点上。

第二，所有实践性世界的真理和原则都蕴藏着矛盾和荒谬。例如，你要想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吗？你就要清除丑恶的东西，但是“清除”的行为本身往往便是丑恶的。例如，娼妓制度是不道德的，但是数百万外出打工的男女的性压抑就是道德的吗？例如，我们曾经正确地认识到，许多罪恶来自私有制度，但是当私有制被取消以后，我们却发现几乎同样多的罪恶来自失去了私有制度……

因此，在全部实践性的世界之上，人类还需要精神的世界，需要非功利目的地思考、体悟、观照我们自身的本质、关系与地位。

这就是哲学、艺术和宗教。

（虽然和艺术一样，哲学与宗教也往往被世俗化为功利世界的工具。）

人，是有神性的生灵。

精神的活動就是人的神性。

试想，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精神活动，人类永远在实践性的世界中不断发现“绝对”的真理与原则，又不断地被新的“绝对”的真理与原则所推翻，而永不觉悟，我们该是怎样一幅蠢相！

实践的活动是唐·吉诃德，精神的活动中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一点也不比唐·吉诃德更有价值。哈姆雷特既是非功利的，也是一无所用的。

但哈姆雷特是诗！是精神！是人类对于我们自身反省的思想！如果一定要把哈姆雷特降到唐·吉诃德一样的水准，人类便没有了诗，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精神，没有了神性。

戏剧，作为一种观念性的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活动，是“精神的对话”。像曹禺描绘的那样，它高居于“上帝”的位上，品尝着、观照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卑微与崇高。

把实践性世界的真理、原则当作绝对的东西来宣传、颂扬、鼓吹是违背“精神”本质的。我们不过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物种，而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人是如此渺小；在绵绵不尽的时间长河里，人是如此短暂。曹禺描绘我们的这种状况说：“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在狭的笼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正是从对于自身这种卑微状况的反省与观照中，人把自己同别的动物区别出来，从实践性的世界上升到精神的世界，从而获得了神性，获得了崇高。

戏剧的天性属于精神的世界。它不是解决实践性世界问题的工具，而是这样一种精神的活动：它反省、观照人在实践性世界中的困窘，以及在这种困窘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既卑微又崇高的人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贞观盛事》这种戏用无论多少钱包装，都不能像《曹操与杨修》那样成为精神的产品、精神的对话。

《93年》即使在导表演层面上存在瑕疵，但是，它的编剧和雨果一样地心中有诗，他保留了小说《93年》精神产品的品格，在这个无诗的时代，给我们唱了一首诗，在这个无戏剧的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对话”的范本。

反对共和的叛军统帅放弃自己的生命与政治使命，从大火中救出了无辜的孩子。目睹这一义举的共和国军人欢呼：“共和国万岁！”他答道：“国王万岁！”

“国王万岁”的政治理想统治了几百年，它建起了巴士底狱和拉·杜尔格城堡，后者有一个地牢，那便是布列塔尼的巴士底狱。“共和国万岁”的政治理想刚刚诞生，它发明了被称为“黑寡妇”的断头台。“共和国万岁”和“国王万岁”并不是 1793 年的法国的全部，在此之外，还有远为广阔的人性，在此之上，还有我们的“神性”。

在怀疑和拒绝实践性世界的理想的绝对性上，在表现人在实践世界中走投无路的困窘，以及恰恰由于这个困窘才获得的崇高意义上，《93 年》进入了精神的高度，是真正的精神品。

1789 年的法国革命



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



丹东：好啊，罗伯斯比尔，你以革命的名义处死丹东，想欺骗人民吗？

不！你骗不了的！丹东虽死，但英名长在！

罗伯斯比尔，我等着你，你会跟在我后面来的！

好啊，法国人！把我的光荣遗传给你们吧！

把我的头颅拿去仔细看吧！它是值得你们看的！

[丹东被推上断头台。灯急暗。]

马拉：（自语）不！我们从来不放弃专政！

没有专政，我们就不能制服敌人！而且永远不会看到自由、平等和幸福！

专政是一个人或者甚至是三个人力所不及的，专政必须是集体的！

我们要靠着它把国家从敌人手里拯救出来……

[一女刺客急上，把一把匕首狠劲刺进了马拉胸膛。]

行刑官：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

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
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
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一律处以死刑！

罗伯斯比尔，你知道这是谁制定的法律吗？

是你！你自己！

罗伯斯比尔：强盗们得势，共和国完蛋了！

护送叛军统帅朗德纳克侯爵的克莱摩尔号巡航舰。

编导试图把雨果所描写的水手与“脱缰”的大炮的搏斗表现在舞台上，
这是全剧最失败的地方。



朗德纳克与阿尔马罗



朗德纳克：听着，我可怜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我先救了你哥哥的性命，然后又夺去了他的性命，

现在我又来挽救你的灵魂了！你好好想想吧！

你亲眼看见我们所乘坐的那艘船被敌人击沉的吧！

这都是谁的错？这是你哥哥的错！

假使你哥哥尽了一个有才智而且有用的人的责任，

大炮的事就不会发生，军舰就不至于丧失战斗力，

不至于走错航线，不至于碰上敌人的舰队，

不至于我们舰队全军覆没！不至于来旺岱帮助农民拯救法国，

拯救王上，拯救上帝的责任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而你却要把这唯一担负着神圣使命的人杀死！

在这场反教的人和教士的斗争中，弑君的人和王上的斗争中，魔鬼和上帝的斗争中，

你是站在魔鬼一边的！

你的哥哥做了魔鬼的第一助手，你是第二个，他开了头，你结尾！
杀我很容易，可是你夺去了上帝最后的希望，我是代表王上的！
我死了，乡村就要继续焚烧，家庭继续哭泣，
教士继续流血，布列塔尼继续受苦，小王上继续留在监狱里，耶稣基督继续
受难！

这一切谁造成的？

是你！你！你！是的，我可怜你！

你是基督徒，却不信上帝；

你是布列塔尼人，却没有荣誉感；

你答应人们保护我的生命，却亲手把我害死！

你知道你在这里毁灭的是谁吗？

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在上帝面前要负责的是你！

现在，请动手吧，把事情做完吧，完成你的工作吧，

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我是赤手空拳，你却拿着武器，杀死我吧！

在森林里，“红帽子营”发现了一个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他们饿得快要死了。
这支英勇善战的共和过军队决定收养这三个孩子。



营长：（问女人）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女人：什么？

营长：我问你的政治见解。

女人：我从小被送到修道院，可是我结了婚，我不是修女。

有人放火烧我们的村子。

我们急急忙忙逃走，连鞋都没有穿。

营长：我问你，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女人：我不知道。

营长：你的祖国是哪一国？

女人：我不知道。

营长：我问你是哪一党的？

女人：什么党？

营长：你是蓝的？还是白的？就是你跟谁在一起？

女人：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营长：你的丈夫呢？他干什么？

女人：前些日子他在打仗。

营长：为谁打仗？

女人：为了王上。

营长：还有呢？

女人：当然啦，为了他的爵爷。

营长：还有呢？

女人：当然啦，还有他的本堂神父先生。

营长：太太，你的丈夫后来呢？

女人：人家把他打死了。

营长：谁杀死他的？

女人：我不知道。

营长：是一个蓝的？还是一个白的？

女人：是一颗子弹。

营长：我们联队应该做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家同意吗？我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众士兵：（欢呼）共和国万岁！

营长：通过了！（摘下自己的帽子戴在男孩子的头上）

从现在起，他们就是红帽子联队的孩子了！

众士兵：（又欢呼）共和国万岁

但是不久，拥护国王的叛军枪毙了母亲，把她的三个孩子掠为人质



被枪毙的母亲没有死，她养好了枪伤，四处寻找她的孩子。

叛军逃出了革命军的包围。他们点燃了拉·杜尔格城堡。三个孩子被锁在城堡里。



佛莱莎：我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就算我是一条母狗，也应该可怜一条母狗啊！

已经安全脱逃的叛军统帅朗德纳克侯爵返身回到城堡，
掏出钥匙，冲进大火，救出了孩子。



革命军司令郭文的灵魂裂成了碎片（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郭文）：
“他高傲地救了这几个孩子，而把难题留给了我们……”



郭文：在张开血盆大口的内战面前他居然表现出了人道主义！

怎么！在低级真理的斗争中他居然证明了高级真理！

怎么！他居然证明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

还存在着人类博大无比的同情心，

存在着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

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

老人对所有儿童应有的慈爱！

怎么！身为一个将军，竟然放弃了战略，战争和复仇！

怎么！身为一个保皇党，竟然拿起一杆秤，
一端放上法国国王，放上历时十五个世纪的君主制度，
另一端放上三个无名的乡下小孩，
而且认为这三个天真的小孩比国王，王座，王权和十五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更
重！

怎么！做了这件事的人依然是一只老虎还要被人当作野兽来看待吗？

不！不！不！他不再是一个恶魔！

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

地狱里的魔鬼又变成了天上的晓星！

他牺牲了自己的肉体，却救赎了自己的灵魂，

他又变成无罪的人了，他为自己签发了赦罪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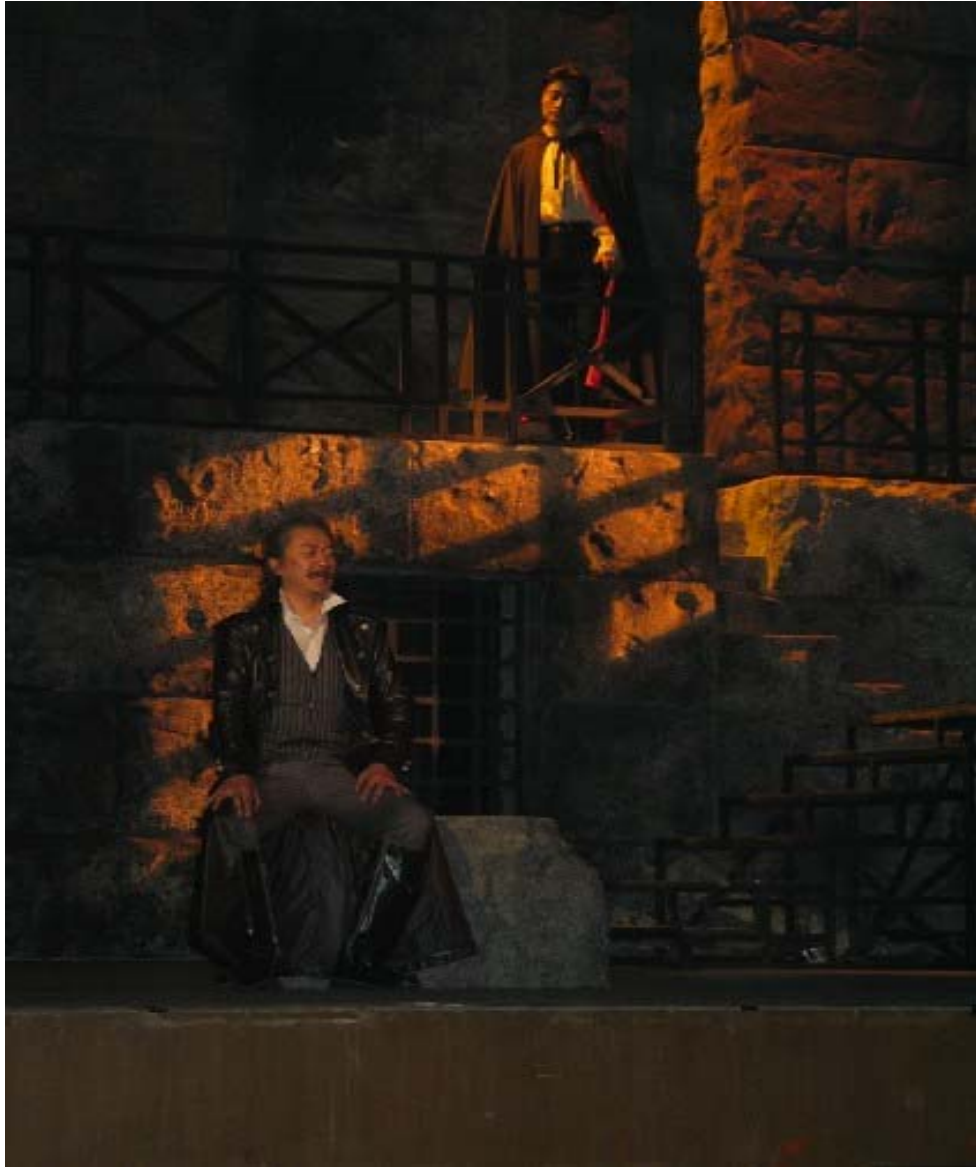
难道不存在可以自我宽恕的权利吗？

侯爵朗德纳克被关押在拉·杜尔格城堡的地牢里等待处死。

郭文悄悄走进了地牢。

朗德纳克滔滔不绝地嘲笑郭文，嘲笑革命，

郭文轻轻地说道：你自由了。



朗德纳克：是的，很不错，我也同意，你们的某些进步是伟大的，
你们在军队里取消了对醉酒兵士的刑罚；
你们有限制物价的政策，有国民公会，
你们把整个过去一笔抹去了，
从巴士底狱到旧历都歼灭了，
好啊，干得好，公民先生，
做主人吧，统治吧，过舒服生活吧，尽情地享乐吧！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宗教依然是宗教，

王政依然在我们的历史上延续了十五个世纪之久！

法兰西的古老贵族，即使砍掉了头颅，依然比你们高贵！

看看你们！你们真是些可怜的蠢货！

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你们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

（伤感起来）啊，你们不再要贵族了，

好啊，你们以后再也没有贵族了，

你们应该因此而哀伤，

你们以后再不会有骑士，再也不会英雄了，

再会吧，这些古代的伟大人物，再会吧！

（激昂起来）可是让我们继续做伟大的人！

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破坏，毁灭，屠杀，

把一切放在脚下践踏，把古代的格言踩在你们的靴子底下，

践踏皇座，踢倒圣坛，粉碎上帝，而且在上面跳舞，这是你们的事情！

（轻蔑地）你们是卖国贼和懦夫，是不可能舍生取义和自我牺牲的。

我的话说完了，现在送我上断头台吧……

在革命的法庭，为革命屡建战功的司令郭文，因为放走了反革命侯爵，
被深爱着他的昔日的老师、他的精神父亲西穆尔登，被判处死刑。



郭文：啊，我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乌托邦的差别。

你要的是军营，我要的是学校；

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

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成为一个思想家；

你要建立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

（停顿，向往地）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

行刑的早晨



郭文：你早啊！我的祖国！我的法兰西！

你早！我的天空！我的大海！我的山峦！我的原野！

你早啊你早！我亲爱的故乡！我亲爱的同胞！

（深情地对古堡）你早！我的拉·杜尔格古堡！我儿时的家！

（对断头台）还有你，你早！我的黑寡妇！我未来的家！

我要从这里走向那里，从过去走向未来，从出生走向死亡，
是这样短！这样快！这样轻而易举！

想不到你们两个难兄难弟在这里相见了！

是因为我你们在这里相见了！

黑寡妇，你笑了！你一定在笑我吧！

笑我自作多情！自找苦吃！自投罗网！

你笑了！你张开大口笑起来了！

你很自豪你吞没过路易十六，吞没过玛丽王后，

我敢说你还知道你将吞没投票同意杀死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的丹东，

不久你还将吞没下令杀死丹东的罗伯斯比尔自己！

哈哈，你笑了，狰狞地笑了，开怀地放声大笑了！！

但是不！

你睁眼看看你的周围吧！看看你们周围的大自然吧！

你们这两个人类创造出来的怪物忘记了大自然的存在，

大自然是无情的，她不同意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她的花朵，

她的音乐，她的芳香和她的阳光；

她用仙境的美丽和人间的丑恶的对比来折磨人类；

她不肯开恩拿掉蝴蝶的翅膀，拿掉鸟儿的歌唱；

人类不得不在残杀，复仇和野蛮行为进行的时候忍受那些神圣的美好东西的
注视；

人类无法逃避温和的宇宙的无限谴责，也无法逃避蓝天的深怀敌意的宁静；

丑恶的人类法律不得不在永恒的美丽面前赤裸裸地现出原形；

人类尽管破坏，毁灭，尽管杀人，

但夏天仍然是夏天，百合花仍然是百合花，星星仍然是星星！

太阳仍然是太阳！

看哪！太阳升起来了！

升起来了！

[太阳升起。

请记住啊，公民们！我亲爱的同胞！

一七九三年夏天的那个清晨，布满曙光的天空是那么可爱，从来没有见过的
可爱，

一阵温暖的微风吹动矮树丛，雾气懒洋洋地在树枝间爬行，

好象是泉水滋润的森林在呼吸，

那清新的气息在曙光中漂浮，漂浮，慢慢消失在浩淼的天空里。

呵，天空的蔚蓝，云层的洁白，泉水的清澈，
从海蓝到翠绿和谐地配合着的一片葱绿，
一丛丛可爱的树木，一片片青草，无边的原野，
这一切都流露出无比的纯洁，这种纯洁正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永远的忠告！
大自然慷慨地把曙光洒满拉·杜尔格和断头台，
仿佛在对人们说：请看看我的所作所为，再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吧！

当断头台的利刃落下时，
忠于革命，忠于职守的“政委”西穆尔登，
开枪打死了自己。



看完《哥本哈根》留下座谈的时候，董健老师说：“《93年》的导演不愧是一位军旅导演，从他的身上仍然能够看得见当年陈其通（话剧《万水千山》编剧，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影子。”

《93年》的戏剧性，在郭文思考应不应该放走朗德纳克侯爵时，这个思考撕裂了他的灵魂；在西穆尔登选择是否判决和执行郭文的死刑时，这个选择也撕裂了他的灵魂。在郭文被撕裂的地方，导演采用了八个郭文的影子，我把他们理解成他灵魂的碎片。在西穆尔登被撕裂的时候，第一次采用了法庭辩论的戏剧化方式，第二次简洁有力地采用了戏剧化的动作：自杀。也许是剧本本身的诗化倾向，在这两个最具戏剧性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出人意料的才华。

导演化了非常大的功夫在画面的安排上。

这是一个群体的戏，在群体出现的时候，例如战争，例如行刑的场面，画面安排得很美。但是，我更希望它是一部走进个人心灵的戏。

不仅群体的场面画面很美，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三个人的场面，郭文和朗德纳克两个人的场面，也都具有图画般的美。

导演特别注重视觉的形象：光线、色彩、造型、布局。就舞台艺术而言，这不是一个表演中心的戏，而是一个导演中心的，集中体现了导演的创造的戏。

但是，比画面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戏剧，永远是这样！

如果不是陈其通的风格的影响，我想，演员们有可能表演得更真实、更可爱、更动人一些。

克莱摩尔号巡航上制服大炮的那场戏，简直是缘木求鱼。

演出后，看戏的和写戏的都很兴奋。把谈甚欢。

曹路生（左边最里面）说：“戏剧应该恢复它的文学本质。”

坐在曹先生对面的是董健教授，陪坐的有他的两位弟子：蒋泽金和李伟。

另一位是颜悦先生。



终于搞完了！

简洁真是一种难得的才华！

这样的长篇大论，是违背网络精神的。

这样一个念头支撑着我写完了它：反正不会有人看完的；我整理我自己的思想。

可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又为什么要贴到这里来骚扰大家呢？

其实，我仍然会十分关注我的帖子的点击率。

我是卑微的，无论我怎样貌似崇高，都无法摆脱卑微。

Sigh!